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八

記

堂序記四

佚老堂十景記

尚書東公

佚老天也壯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精無所寄閑居靜坐四肢不勤往往無聊之心生寧復且從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勞之志於名者則爲行勞之志於長生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失去根遠矣復競其華而輔其實大本弗塞遂敗其根則若將爲槁壤豈安所歸哉是謂兩喪魏君爲佚老堂翼之以十景子堂之東爲書室子室之右爲琴閣子閣之東爲松軒于軒之北爲竹塢子塢之西爲月庭子庭之南爲風牖子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山之下有泉謂之盜沼沼之傍有廊謂之吟廊廊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自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所以寓焉耳子謂魏君能寓其佚已賢於母之老者矣然而所以

寓其佚者予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得趣而憂解夫苟有
能以書觀理以琴求趣而徒卷舒勾抹區區顧指之間終日不
釋則琴書之情弊矣是豈能寄吾佚平役思于書蓬意于絃其
樂不能無故子姑舍是出對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
適焉松以堅則不可乘虛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子持愛其著
蚪伸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簾駐雲金屑墮地幽人高士倚
其膝而踐其影神色聳然其絕塵拔俗之態歟非予之所寓也
風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觀其起發于幽谷披拂于寒林
而後泛溢于戶牖疏而行之則過之也微怯吾煩解吾醒而忘
吾倦精突御之而往可登太虛而遊六合也觸之則寫樂之則
攻或袂或揚適當其衝使人閑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筋骸
而抱吾一則是氣與風同歸于太虛烏非爲吾利害也哉月吾
性也水以清得之以濁喪之天以審得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
唯得無喪自水取之自人觀之而已西方既外子坐庭下而得

得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暗之喪吾月也然而月之在人心
久矣而子獨不患心之爲身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山之狀
如屏是天遺子以所依邪潭之狀如盆是天誘子以所容邪觀
山而思仁仁不足以依則弱觀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
吾之望子豈特截業之峯清冷之泉能適其情者邪子勉以佚
歸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閑適之中豈能忘言以發其理哉
則子堂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乘之以危韻發之以
中聲數言得意一笑破顏南北其尚和鳴盈軸子之吟若是乎
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淫而流蕩近斯
而已矣以理自賢以言自著言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道
去言而趣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子當登醉榻始舉而和冉舉
而酣三舉而醺四舉而頹攀緣一憩然後遺我於渾沌不知老
之寓于形佚之寓于理豈復知有八者之翼吾堂哉子之醉若
是乎是未可知者也夫子未果知其爲人然而緝文以遺之不

亦過乎壬戌之冬 魏君爲佚老堂即予乞詩于延平子方治行
而東未暇作也挈舟相隨汎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于
建溪後年刻詩于石走僕數千里獻予于都下復求予言于景
子曰魏君真好善者也夫人閑居歲晚無原壤之侯則與其子
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
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役於景終無所聞則是十景何益於
予哉故又爲之書

眉州贍泉寺善慶堂記

淨德先生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軒冕之勞就林泉之佚康寧壽
考恭然自得其始終進退之際固已取高於人矣至于子孫皆
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紳書蓋程公踐歷寄任
凡四十年風迹凜凜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廈
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榭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
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

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則置酒高會酬酢大
少壯時往往日暮花闌不寐其去有子五人而官居四其二入
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頭矣此退休之美紹鑿之隆皆可高
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冰之之士而錄之
未及乃以一子恩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尚未仕而冰之之
子已爲永於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與古無愧宜其見愛於鄉
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寢葬其側歲
時上冢必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湫陁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
德公之深力建新室彌縫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
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以謂之善慶尚
虛而壁以俟後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
勑兄弟同時爲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爲嘉事後世稱以爲美談
考古揆今良可尚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四之鄉老也斯室之成
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旁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

以齒序位於前赴而執觴再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等差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哉吾亦知歎之遺風欽仰同郡人也想公之落成而不得階衆賓之未酌以獻公退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黎州來歎堂記

楊祐夫

沈黎治西南與雅威戎並肄印度府爲邊州獨雅貳黎猶獨行而實不勝若威茂列岀黎下遠莫然其地皆控華南界雲南西障吐蕃故州雖小選任嘗以才吏崇寧四年杜侯由漕謫領州事始到完羽拂精械仗通關市堅約束無幾何時內外漸就次州以興事於是因餘日廵守居慶化西北隅敬堂三楹既又取詩巒削冰或語以來威名之曰吾非規匠顧也將以合賓左鄉名矣原於此焉耳天垂更非來而馴取之難也既來而極猶之之難天下幸無事四夷不至無爲第可謂毛牛耕於燕壑

珍諸奇怪物貢下吏吏方搘扶指呼其前勢狃而法胡之時
有侵食恣肆乾沒無敢括意今吾以東北人初不相聞語須譯
乃通正復紛訐猶不可曉尚能與之上下究切其情乎伏念臺
旆需固不足以辦此而峻累徒斂又往往借以生事是以撫循
之難吾日憂焉而不敢置監堂所以名也昔者馬伏波濱南為
書自刻鵠不成尚類鷺登虎不成反類狗畜常列謠謂爲要言
嗟乎效何鄙不得獨爲柔孰更效甘陳不得則爲疾人吾可无
惕耶聞者咸以疾言爲然疾淮人也名其字无逸与乘崖同里
父兄多以才能名天下而矣尤廉利英發素重崖爲人所臨敵
稱最及是乃翦裁挹趣和平其名堂又知出古人意旨可爲畫
堂法不可以无刻也於是其僚相与告於疾請則為號號文方
乞官祠未報可云

安老堂記

濟南先生

甚識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殺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

而迷於直與因於其前而吳其後未揚能安之若日暮矣。卻視向日之爲宜甚謹。第六安然貧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姪日之不足。昔惟前志之未充寧肯苟之匪良方。曰吾求无厭務得患失。善夫偷朝暮之庄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耻太甚。貧於富者則曰三才矣。譜貢財較庸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井而宜阡陌。巧謀航以絕山海。寵物貨而无餘藏。運籌第而棄遺業。其於勤力之間。不游於繙錄之末。負載於道路。轉徙於盡。慙貧夫徇富死。而後止。貧於貴者則曰吾天矣。孰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忠止出履公門。而蹠蹠時顯庭而張回衛筋力。強欲啜泣。復。讀皇朝明職愈隆。而意愈切。探人愈富。而交愈深。故往愈重。而望愈輕。身愈高。而德愈薄。貧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尺鐘鳴。而未上。類貧夫而富貴者。以累之。此改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焉。然居士之安非性考。而後安奔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饔飧也。

內之圃足以給殖茹而未嘗求奉養葛足以吳休臍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亨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謫場屋存爲禮部正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已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取於附益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耻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故雖起家爲郎於朝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實限山水佳秀竝列左右築室高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柰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自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苦心內勞吾方但見夫勞而不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捷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欣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往尋懸車奉身以退歸老子堂志已凌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之而後安安之也久矣

夫安之無樂出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又於勞
然後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
矣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
以安老為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
可知矣元祐二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薦記

濟南先生

寶籍堂記

元祐象齒大貝南金世以爲寶是焉難得之貨天球河圖和弓
岳矢世以爲寶是焉希代之珍然連城之璧閩秦趙之隙照乘
之珠召齊魏之難文仲以居蔡獲讒晏叔以懷玉賈害汝君子
之寶寶乎可貴之道夫傳道以文六藝之書曰氏之學歷世之
史諸儒之作輯以舊編著之載籍天人之奧此其縕也其縕可
索也理義之妙此其旨也其旨可求也治亂之端此其迹也其
迹可視也言行之實此其效也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言以原
其道精微要妙藏於一身而無餘周於万物而不足充之可參

於天地妙之可至於聖人據執繢餘者其實足以消羣華其華足以成藝文大焉以之潤色焉不小焉以之發飾更華矣在藏之謂獨玩之掌握然後謂之寶哉

思白堂記

後山居士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于蘇而宦學于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尤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湖而望西山樓閣出焉林深而林技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声相亂而雨暘寒暑晝夜之变不齊也慨然懷疑昔人之風聲耳而自樂一時之得意宜佚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汎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游之所也近時律師其治其後堂而請于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善之以表其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曷莫獨有意於白公何耶惟

則效其思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俟與士大夫之所思也公爲刺史知民之嗇於水也築塘浚井其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用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爲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然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于書行見于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士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爲尚書札郎中其文學行治略頗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爲之記不知余丈使人思之如兩侯否

照碧堂記

濟岱先生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舟車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闢闢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規利川則浩穰亦都也而通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

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覩於其所已厭而欣得於其所未見乎
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具而食夜分而息若有駛之急不
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
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
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
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
詔郢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西城
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
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
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
可建旌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
費爲錢一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
斯堂屹然如跳出堦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
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

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
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歸雲之所以
祀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眾故祀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
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憩而
動名忠義則愈遠而弥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
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召堂必既然懷公拊搢極目天涯野盡
意若退鶩太空者光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渺漫雅射堂棟長
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紛柳垂而倚靡鷗鳥盡舞
客顧而嬉翛然而不能去蓋不獨通都來者以爲勝厭食於莫楚
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
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湏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
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隋以雪涕惲亦曰登高遠望使人
心忤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廬山
之景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

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蓋禹補之也
之而已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橐及焉補之嘗諭貢所
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
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
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始與審之賢於此乎未詳西公之意
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口矣二賢之上也公名橐字子
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
爲在天下後出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大而以自信又樂與
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戊戌記

讀書堂記

木鴈先生

古之文字未頗悉也謬契皋夔之生典謨尚出其身後
豈有書可以誦習哉而謬契皋夔卒爲萬世師孔子時
書漫漫多矣然詩書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後成禮樂則

徒有其說而已是三千之徒其見六經蓋或未完也而孔門高弟類有王佐之才其下爲將爲相者咸著績業莫退而不仕者亦淡然適於性命之情自諸子九流紛紛於後世晝至汗牛充宇而顓門立黨口授筆傳不勝其多學者以博覽爲賢六經傳注以至百氏世傳之史既以漁獵之矣曰未也下至卜祝醫冶之術釋老之教無乎不閱然而人材愈陋事功不贊莫_疑騁于昔人則讀書之上不讓未可議夫損益也今夫閭閻之人初不能佔畢而調急就及激於義理則出_辟制行往往萬卷五車學士狃_狃嘆息不暇豈道德之運在神潛而心得誠不止於簡冊間歟予友房少獻年少雋今獨往特土不為瑣瑣計頃嘗杜門揖古人而與語方新其所居之北築堂焉名曰讀書謁予文記之予謂書不可不讀苟不得其所以讀則不如不讀之愈也君今徜徉乎文固

獨屬乎聖涯沈觀詳說志氣日益靈可以至矣而猶
笑於高人以謂君之所能者書耳中有物焉伏羲之所
不能畫蒼頡之所不能制君嘗試權卷茫然以思滴所
得者果何等耶則茲堂之成毀君或未自保也雖然申
鞭轡而後即馭之妙自規矩而後造匠之巧寶藏典訓
以示家法固度越前恭契崇廟廟者千百倍矣蓋不可
不陳者姑如是焉可也少拘拘然不備於象數之外茲
堂也不幾於書肆乎一旦有輪以過君堂下其將何辭以對

積善堂記

濟北先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氏得以名其望向
郊惟宋人世道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貳古烈考亦以教民孝
詔稱丁文為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穀男子官婦入封仕
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譯
仲藻之母夫人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謙與其兄仲謀

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講漳州雖沒赦令
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
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享斯榮也
以少牢告祔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祔廟禮又周示其族人
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飲酒相與爲歌詩以歎
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箕心而介其頤謂補之曰吾君盛
德在書所謂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資及我家爾頤爲
春秋禹列太史氏此國之昭矣盛事家之餘慶尔職書之補之
曰諾禮視則名君爲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爲尊厭也自
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臣晉樂書實鍼之父鍼爲
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在益恭之列非
車上僻之類請以諭不知者而後書惟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採
七國之禍卒而犧之以安劉氏劉氏無遺禍享國四百年而大
夫不終漢祚以身膏東市奉祀無聞焉又子有一百餘年而文

元公赴家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蓋其於天爵實兄弟三入伯列
部侍郎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人舅也皆中社基弟慈惠
而愛人用鍾其慶六世子孫男女嬪婦至口五百而夫人爲子
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祿康寧悅豫晁氏之積善皆歸焉
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勲業在王室逮今六十餘年而仕益微
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獨葬將其子誠孝幹母之靈神
寶祐之亦夫人少轢約晚迺儲此如訓詞旨蓋六世口五百未
有及者雖來者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語積
善必有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般慎身所自僅有以致
之耶然晁氏爲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之餘慶
久墮且復起將自夫人啟之夫人既屬尊歲時集會子孫族人
盡斯鴈行官學者冠者提若抱若少長咸在而博之迺於夫人
爲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措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群
從之後蓋世之入見曾孫尚多有如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

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昔良少於是具載木末以為世猜善者
之勸士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三十八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選卷第百三十九

堂宇記五

迎薰堂記

馬學士子才

元祐二年春三月丙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颸人襟裾已而入肌眉蕩蕩腸胃脅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万物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万竅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垂弄姍姍如翟羽庭佾舞蹈盛德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遼乎蘋哉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吉試爲客歎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我來矣吾聞舜琴格天五絃之上微動帝指拂拂而起被動植鳥獸魚鼈咸若湯之時吹雲橫霓蒸蒸霑潤掃滌八載之孽而吾民復蘇文武成東酣和塞周飄然自阿敷又路葺使天地

祖考安樂福祿漢孝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太倉中都之朽
敗者直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豐登行
旅不糧外户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宋受天命驅逐群陰聖
子神務保養休息吾聞間數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
契禍災愁恨之氣立以滅息而生氣盈舜五百餘歲至於湯湯
五百餘年至子周周九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
三百餘歲至于宋自舜迄今三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
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淒着物顏色零落顛賴吾與客今
日之所遇何如哉茲其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
之

芝堂記

斜川先生

芝爲祥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
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尊木牙乃並力棄異夫辟草木比其可
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間非有道之士

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
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輩有布衣楊公亮家世以好善
聞於鄉里爲業肆以貞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
有子曰曾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
必贍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
子爲善之報彼愚夫知其祥也而舉之亟往觀其廐祝之使復
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人取以獻狀大嗟惜意其不復坦矣不
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
響應弗渝而迪吉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
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
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揚氏之德出於一鄉
一鄉之人有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間推而至於四方相
傳爲楊氏子而耻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臯爲成宰而成
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

卷之廿九
永錫爾類豈不諱諱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宣和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

惜陰堂記為鮮子惠黨作

澗上丈人

聖人之於道既已闢其源跡其流要其歸以待天下之至天下之人共尊仰慕望而莫敢向斬於必至焉者何哉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由是觀之道豈遠人乎哉至於孔子之弟子其最賢者顏子顏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曰仰之弥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亦至其卓也孔子亦曰道之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彼聖與賢猶以爲若是道果近人乎哉烏乎其亦難至矣哉余譬道之在人猶金之礪乎石水之瀋乎火之藏乎木而土之弗乎草其爲質固具其所處固近然人力不致則常隣而不發故弗攀弗攻弗磨弗謂当夫鑿之攻之磨之闢之而不盡其力者

舉不可以冀其有徵茲所謂遠也彼金人之於水
火人之於火土人之於稼是皆能盡其力而必與其有獲者也
至於爲道者則不然其致力也食其自任也輕譬猶之趣而不
期至於楚之燕而不期至於燕十步一却百步一息中道而止
及門而返其至則又以爲道果不可以至則亦無惑其至焉者
鮮也夫人之生操不可必之期而寓於留居之年忽焉過焉不
湏臾時而輩已及之矣万事之變_略至風起所以役吾身抑吾
心攻吾神者甚衆平居燕間收視聽會精神以致思慮者亦無
幾時焉耳勉之猶懼其不及况弗勉乎在易有之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夫材之所栗固有厚有薄力之所任固有及不及
其所以致力者在勉之以不息而已耳今君命燕居之堂而曰
借陰吾知其志于道莫禦也顧求余之說以爲之記夫以君之
賢之才而又好學若此其將何詞以進亦道其所厭熟而不可
忘者銘之其屋壁間其視聽之無忽

卷一百三十一
三
張氏安隱堂記

賢良王公一

求安在於無心不能無心雖止不安求隱在於無名不能無名
藏不隱蓋有心則思思則爲物之所役有名則顯顯則爲物
之所迫人之生也其大擬乎天地其明並乎日月其序通乎四
時可謂盛矣而卒至於愚死者累於物也万物紛紜亦各生其
生也人乃以意好之好而得之以欲斂性好而失之以念困神
得失皆苦何如無心万物皆歸於我吾且受之万物皆求於我
吾且與之如是則是非迭作榮辱交起憂患甚至何如無名且
形自道而生有生則道有其寓道因形而寓有寓則形有其神
然形豈能神哉道使之然也及神去靈絕而形與物俱弊形何
有於我哉以是思之形固不足有矣形且不足有何用於有心
心且不足有何用於有名如是則知所重矣知所重則物外矣
佛之言得安隱以此哉先生舜自作室於洛都之中號曰安隱
堂其亦知所重邪吾嘗觀之久矣蹊通於室內剛外与人無

間而未嘗求於人於物無惡而未嘗著於物貧富得喪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未嘗留意於其間優游里間與俗上下人謂之同也不知其有所異人謂之流也不知其有所止嗟夫此其庶幾乎雖然能無心矣能無心之心乎能無名矣能無名之名乎道至於此而後備宜復以是求之

蜀州江原縣讀書臺記

尚方先生

江原古唐興也四達皆平原距邑城北走百步隆然如荒丘時農畦苔蕪荆棘不秋而悲壯傳杜公讀書臺蓋子美昔寓居之所也皇祐庚寅清靈趙公令江原哀公之窮感其遺迹之淪因作杜公書堂於城上既繪公像于壁復詣其事刻諸石蓋杜公之寓錦江其詩及史具存獨唐興無所表誌雖學士大夫猶疑之迹諸傳記則高適之使彭蜀自天寶末而乾元庚子從同谷入蜀則於此先依高適矣其依嚴武在上元壬寅之後也故詩有陪李司馬觀製臯江竹橋橋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邑宰王

潛新唐興客館于上元而公嘗記其事然則公之放東安栖寓於此理或然矣後清憲四十有八年巨野仲素馬侯繼邑于茲陪北城卑薄更築高臺於杜公書堂之西飛翠輪奐屹然逕翔于翠碧之上望大岷雪山前立旁倚雲煙氣象出沒太虛如世故之無窮其下脩筠嘉木鬱鬱森楚如衣冠端士濯精光以相際指仲素欲名之而未能因遷使察院頃公按邑而詔之公命之曰讀書堂頓公淮西先生也其好學天性不厭而論士與能亦先其所學命以讀書非特追杜公已廢之名抑居遊是堂者人得踐其實焉是名出而兩於義矣某與仲素聯邑而仕往返過之必登斯堂因屬某記其所以名夫堂之廢興迹數之可紀者雖微其孰能泯之然讀書之實姑爲仲素記其所不可記者某聞大物之外有非物之物焉散而衆肆而隱博大而至約以稽天地而得其度以觀万物而知其情人愛子而不能傳之也憂世而不能遺之也忘民而不能界之也離本根之會攬英華

而寄恍惚焉謂之書乎書乎已占之著龜既祭之芻狗乎知
神明之所通而非所宿也故堯舜之稽古三代君臣之間學被
塵垢而撫容光猶能安天下國家惟無丘民而施之故旅人而
有百川祀者陋巷而有同禹稷者匹夫而有承三聖者若夫習
矣而不察雖齊桓之能合諸侯一資輪扁之妙况敝塞而取禍
者哉是故揚墨讀之以賊仁義申韓讀之以破道德衍儀秦李斯
讀之以亂天下非書之不可讀也特其所讀非所讀可讀不化
莊惠子之腹洛誦之口帶之而鉤誦之而束薪邊之筭也杜之
庫也詰易其庸行哉若夫苦離失身而出言必憂國飢寒濱死
而一紓不忘君悲喜憂憤非忠義不發也文章歌詠非名教不
寓也此杜公之讀書也而世之人以其詩之該贍文之工博爲
杜公之讀書果爲杜公也哉入其境父兄矜其教而慈子弟矜
其學而敬士不寶貨而庠序成人不愛情而歌頌公桑者微隱
而莊耕者強武而仁道有休石門有義縱稼穡被地牛羊散野

百里之內裕如也此仲素之讀書也而四方之士見其几席簡冊詩兼諸體爲仲素之讀書果知仲素也哉夫使天下知爲政之必讀書也知讀書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君子之正名命物渠非輔弼耶元符二年六月十三日眉山張某記

叙州思治堂記

王臺先生

太守李侯到州之三日與予步自西樓至于東閣坐于北偏之堂上慨然念國步之艱難憲邊民之疲弊思所以綏靖安集之方者堂不其高廣前有脩竹一叢後據北墉之趾亦植竹數竿幽深冷泊與人意會仰視其榜曰錄堂以其名不典命予易之俟勸戒之裔始有闕闔又其出仕幾三十年嘗爲部使者彙察百吏固已詳練而優爲矣而出守一州猶休然爲戒詢訪利病而不以爲易顧堂之景物何足以玩請以思治名之志俟志焉昔曹叅爲義府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治齊者言人人殊獨膠西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叅用其言齊國以安矣聰明

才智過人者也予既名茲堂又以此言於侯而爲之記矣名博
字厚之龍西元靖王崇矩之七世孫太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龍溪先生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澤至春秋時其國先王以爲
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王公侯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
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出就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
祀哉蓋君子常患懷不得施與施焉不處及物若持法之平同
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
召伯折獄如季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
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憂後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
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
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勢不令輕重訐報奚書不以諉更平友
史讞必以其情詣確文法者皆不恨余知以其刑受福也佗日
廬廬立屋數楹列羨蔭子前爲亭對峙而求諺於余余以爲

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弱猶已溺之搜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至丁吾與子一杯相寓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切塞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雖民死以善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含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樂此

理窟堂記

劉膝先生

武和二年冬仙井喻其來爲閬中越四年秋作堂於縣治之東北偶揭之曰理窟且率子弟而詰之曰予自幼時讀昌黎先生書頗怪其淺陋褊迫不入於道蓋嘗觀其詩讀書城南與小兒之詩則曰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曰不問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嗟乎使退之善教其子弟則曰道德於我初不得以貴賤加損而第達外黜者也而其言乃尔何哉常人之情有夜半生

子者亟仰天而祝之曰必尔卿必尔相是教其子弟竊坐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若孔門則不然其子趨而過庭曰汝季詩乎他日又過庭曰汝季礼乎初未嘗期為卿為相也未嘗教之以竊坐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予嘗歎蓋世之士其勸業之隆嘉季葉之濶博文章之闊傑自有天地以來未始一日无也至來甚高達闢曠蕭然自放於天地万物之表如邴曼容黃叔度陶淵明輩則曠然百世而一遇焉而其高標逸韻足以洗塵囂於末流宗至味於淡泊當時公卿相尚折節事之而後世士大夫固有終身想望其高風而嶷然不可企及者是數公者其身非有高爵厚祿軋天下而從焉者也而天下復毋尊慕之若此何耶至道之妙固寄足於吾之一身道存焉則我伸而物屈我貴而物賤休吾之至貴以臨物則天地万物其何足以勝之正見得此道者則曰謨謀廟堂臣不如亮丘上整自謂過之又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夫以廟堂之尊稟騎之貴此天下之所共

慕而物之所不能抗者也而二子乃以匹夫之事當之則君子所以自重者果在內而不在外也予之作斯堂也蓋欲玩是理於枯第深泊之中自爾以來讀書不欲太多爲文不欲太工達事不欲甚解臨人不欲大察求官不欲太高謀生不欲太富垂吾而減獲之不加奴僕吾而父兄之不加喜榮辱利害淡然无所經意則所重在我所輕在我死生亦大矣不得当之变則吾之心焉往而不暇以吾之有餘晤物之不足則天地一塵万物一瞶而太山孤毫不可以了然而兩忘之矣故草莫食罷未嘗不案坐其間南望錦屏北望盤龍想少陵之歌詠魯公之游息房太尉之所經紀既足以道然一燭而張儀之所城孟蜀之所守王建之所爭頗又足以感慨太息嗟乎天地之妙万物之理古今之变初未始有定際也而拘滯之士乃欲以區區之身固執於其間其亦可哀也已烏乎安得六通四關之士与之共論此哉

万卷堂記

李忠愍公

造物之藏一開万象叢出莫之為天地包之為宇宙照之為日星变之爲風雨雷電散之爲丘嶽川瀆猶走華實以至爲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品礼樂技藝之文鬼神之狀九夷八蛮之情未可遽以一二數也而吾以介然之軀處其間必欲通了則耳目有所不際故老有所不傳師資友朋有所不喻莫若取經子史氏百家之說所以廣日星之所以流行風雨雷電之所以震作丘岳川瀆猶走華實之所以生化融結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所以順適礼樂技藝之所以設張鬼神帝王之所以荒怪万象昭揭尽在吾方寸中然書契之作于今數千載名山所藏秘閣所聚金石所摹家壁所襲浩璣琳瑯毫紛沙積玩之終身莫能悉究得之多則爲聖智得之少則爲士君子茫然无所得則爲蒙昧无知之氓夫書有功於人也如此而貧且贱者苟安世業為衣食計雖欲習而不暇幸而豐於家矣但知藏金珠買歌

舞惟宴飲是崇惟畋游是縱視所謂書与糞土比及對好賓慙汗被面噤不敢語始悔恨向之不孝也是不獨愚其身且培養子孫昏惰淫放之處故富貴之家不再壯而流為賈販奴隸者類有之豈不惑哉澶淵胡君秉國世儒季風度軒偉洛落不凡頤其賞可支伏臘不復覓官畫暉夜獨老子文字客至則尚之商榷古今是非成敗之理賢人隱士出處之迹關開節解而後已不則酌酒賦詩要不為无益也既以是自飽復欲分餉子孫故架屋貯書万卷而水文於余以為記嗚呼賢哉去帝人万里矣虽然虛堂靈齋秘簡山積苟資游泉采汲无功徒作蠹魚耳爾戒哉戒哉勿負吾秉國之教云秉國名均祖正奉公執中嘗從東坡先生游其間李源流可知也已

萬芝堂記

高隱處士

政和五年蒲陽林公由秘書監出守蘄春下車之日宣布詔條獎勸士類請增置李官大起齋舍至木規模壯甲淮楚於是李

者皆欽業立誠人人自厚明年夏不雨公親走
歲以大豐帑有餘財人有餘力始顧亭廟將爲宴
有水塔曰涵輝者庫西弗治撤而新之畚土築基
歲屬賸得芝草方有二千餘本獻諸朝公欲侈大其
觀子郡國因堂之成名曰万芝堂兩隅拔以大屋其東則迴望
城北諸山爲軒曰列遠其西可以挹夫藻之風以消炎暑爲軒
日清夏又明年春大作樂會僚屬以落之是日也狂雨初霽草
木萌動金石間作人諧物和鳴童兒齒集公左右吏白詞止公
頤勿却曰吾於美堂實志邦瑞游覽之樂與民同之是時州民
林敏功亦預在會公謂之曰即舊為新增卑為榮自力劬及啓
徒羣簪若此盛矣勉爲我記之敏功竊謂君子所以登高賦詠
極目千里盡尊爲娛樂佚居之娛哉將由曠曠以曠神怡而兼
暢則田獵旁達逍遙乎事物之外而自得焉且夫臨洪河而念
疏鑿之勞登廣武而歎功名之會適原田而思稼穡望墟落而

懷與襄人之常情未有不因物而感焉者此君子所以居高明
而深眺望也其有狃於此者幾何人哉則登臨之勝壯麗之觀
智力足以有爲亦何憚而不作昔令尹子佩請歛楚子於強臺
楚子曰強臺南望郢山以臨方皇若江而左淮其樂忘歸吾德
薄不足以當此樂也若楚子之言則然矣未知農山之遊也孔
子登農山二三子從之喟然歎曰於此致思焉則無不至矣各
言爾志吾將擇焉於是由于也陳其勇賤也陳其德
夫子咸有取焉以是觀之君子之好遊殆非有然者也今觀公
之爲邦也厚乎士民富之教之政成俗美然後乘財用之餘因
農事之隙工徒竭作匪亟匪徐遂濟登茲將以究民物之利病
諭政事之得失豈獨會賓客容宴豆而已哉然八方將用儀天
朝顧吾邦不足以久公也成而不有實遺後人若夫衆人熙熙
不足置論惟吾黨之士接武子此尚致思哉仕焉則思謀其政
柰焉則思勞其志無縱於佚樂而用強臺之言以自警庶幾乎

慶山言志之士以云負公之為斯堂也若是記之可乎公曰
子為我書之六年正月十八日記

漪風堂記

高隱處士

河南吳熙老爲江州德化令之明年作漪風堂于廨舍之西以
記見屬時予病未暇也未幾臨川鄒慶錫游廬山泛九江登漪
風之堂歸謂余曰美哉漪風湖山之景萃是矣不可不記而熙
老又繪堂之所見爲圖相示余謂聞慶錫之言堂已在吾目中
況圖之詳且盡耶昔余嘗遊於九江謹風色之變動循洲渚以
橫息舍舟而登山行林樾之茂密訪巖壑之深遠而瞻宮廟之
巨麗凡目之所見往往局近而遺遠覽見此而忘彼水觀山水之
全而不可得也若夫外堂望焉則大江沉濫乎其前而廬山峙
乎其左日月出沒而太虛爲之晦明雲氣聚散而山川爲之舒
捲長洲斷岸如蟻封鶴怪則帆檣所託依而柔麻之膏腴也或
汎于江或注于湖巒者如珠繁者如帶則魚鱉之游泳而神龍

之替藏馬東之宮陽矣。室也。煙消山明。固岫重複。則傾湍。織
雲波。惟慢急雨。漂杌席方。且資尊俎之樂。快耳目之玩。而深山
大澤。發屋拔木。毀梁断崖。与天波濤洶涌。高旆重武。飄流無歸
失。性命於俄頃者。不知其幾何人。然則堂之景物。四時朝暮之
殊喜懼。悲歡之變。指顧之間。莫不咸在。豈逐纖悉而求者不可。
尽稼穡。禽鳥而觀者無所逃耶。宜觀昔之君子。猶遲乎畎畝之寧。
一石出而應事物之務。遠近不遺而小大畢。卒无他焉。執簡以
待。繁劇靜以制。動猶之作車室中。而方行天下。則在己者誠有
道也。初余與熙老居同里。門熙老。處事必詳。臨事必懼。余謂係
世固善矣。而詳不若要懼。不若決。熙老不以其言為過。相去今
三至。而觀茲堂之設。然後知熙老有進於是哉。熙老家舊多藏
書。近有江南來者。間其讀書。異尋軒。傳其善。益富。是將博極其多。而
臻其約。徜徉其流。而窮其原則。其殆業又未可量。而以一室觀

熙老且陋矣政和六年三月莘目賈安林歐功記敬修書題
南歸怡書額

惠州中和堂記

洪忠宣公

自宣室貞鳴之詩不作千有餘歲矣時與人相背馳而然今天
子紹開中興遠載孝宣而鄭侯元任之治憐羅復與王益州相
培乃能推聖德之中而施于有政又作堂以名之追配前人固
無愧色夫爲政之道一寬與猛而已二者相濟如羊羹之有梅
梅防民之以禮樂王襄所謂中和助夫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
也近世猛者以鷹擊毛孽爲治刑人若刈蕡莽于之重足以立其
失也刻寃則姑息選悞棍吏如子無所誰何便朴生璽事不一
辨其失也懦性精於吏治者不爾元任丁年以片言寤主不數
歲分虎符其所蘊必有過人者擴表吏具見謂苟且博羅南際
海東與江右接壤異時虔寧肆剽野無饗煙元任居真陽已不
鄙夷其俗既至示以中州約束凡有設施知所先後首修類宮

以廣多士禮行鄉飲孝弟移風競練之弊兩云而循良近民不爲駁俗釣名之事吏知其不薄此官也相率束手奉法民亦洗心繢化天報婁豐上下澹足山行海宿如在夷阡北陌中宗陰訟簡乃擴豐湖以衍吾君好生之德一亭一榭不變埃及郡治之西有廢圃遂培基建堂規恢軒豁不侈不隘役始於去秋之仲功訖於冬之季民莫有知者既成以享賓客以食齋類以接士民以折獄訟朝夕從事於斯上和說州之父老雜襲來觀曰吾侯爲慈祥平易之政以字我三年矣今將去斯而羽儀天朝且名斯堂以不我忘使後之二千石循名以爲治則惠流此邦深有已耶予謫居仁里久矣元任以書來需記甚勤弗敢虛其請於是乎書署方湖山之秀風物之盛予雖老且病儻遂登斯堂尚能循管以賦使邦人歌之

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

詩

堂宇記六

德星堂記

北公室先生

全蜀西南大都會民夥物慾素稱天野而瀘川一道居蜀之左祖宗以來曾未有以前執政出守者上即位之明年行在方駐蹕東南顧蜀士除遠郵傳往往往隔絕終非元勸重臣元以宣德意而撫安我元元乃以右丞大貸河南宇文公知府事從新命也以英偉傑特之資而輔以名家淹通之學自二十歲已負天下重望文彩之淹博論議之詳明操履之公忠功業之成就政運清顯偏義殊途不出國門而遂參大政以意言之其於郡縣之割條物理之情偽宜若視為大君子之細事曾不屑屑於斯也公則不然始至瀘川召十邑長吏親諭以累朝立政立事夫子詔旨皆以保息愛養黎元爲先務各修乃職以觀報政之期然

彼去昔解曉務存大體宣酌民情敷厲風化寬大而輔之以嚴
簡重而濟之以敏沈辭而廓之以明惠養之誠勤勤懇懇鑑吾
治者安而去之不下堂而府政一新大率仁厚而不迫鎮靜而
不擾雖邊鄙婁警而民安其生徭役迭興而民志其勞千里之
內陰孚公賜熙熙愉愉不聞憂愁窮廩之費而皆有愛君樂土
之心焉故公之所爲遠近數十郡視爲準繩若貧暴而不仁傷
教害民之事則畏公之知至憚而不敢鼓者烏乎古所謂以德
服人者歟既二年父老恐公之遠朝也則相子抗章借留于朝
延天子美公之政且重違父老之請賜書嘉獎遂許之潼川之
人既喜公之來樂公之化而讐公之父任也則又相与築堂于
僧舍繪先太師豫國公之像于其上而從以公之伯仲與其子
爲朝夕之瞻仰取東漢荀陳故事榜曰德星郵令彭賓水紀諸
石且謂其登公之門受公之教爲久且深者其不獲辭然切嘗
聞太師公告為開江郡幕有陰德遺愛民爲立祠祭享迄今不

絕上皇朝洪聖將就傳太師薛通守臨功抗疏言宜選擇正人
爲輔導之官上皇謂公位貳一州而心存社稷詔駁制對便頤
太師又奏言創業非難而守成爲難多難不足畏而治安爲可
畏今外平日久宜思患豫防以保守祖宗基業上皇嘉納其計
召稱其亮直忠信遂擢居郎省方有意大用而太師遽以疾不
起某嘗論之曰先太師以一世豪英位不勝僕用不盡才而義
方肅穆當坐率倫則於荀季和陳仲弓父子若相先後者至於
屢道教忠恭于一門入預政機出使金城斷大事於確容譚突
之間孚信義於驕淫貪殘之虜志節凜凛可以貴自日而儼秋
肅推眉與陳方之徧矣是知操守堅正而忠義有餘功德兼隆
而福祿未艾非公之伯仲其孰能當之昔黃霸守潁川治爲大
下第一及居丞相而功名少損裴度在湖威譽德業比郭汾陽
而晚節有流落之兼公遠事三朝周旋二紀方權臣用事介然
無所附麗在掖垣瑣闈最久封駁糾正殆無虛旬士大夫持公

議尚名節者獨倚公以爲重而忠直醜正者聞公名亦歛衽交色不敢少有評議嘗請外補上皇對近支講讀官指言公亮節雖誠可爲士林師表翊日盡拱殿對宰弼謂公特立守義不苟合觀之以十五年之久而靖恭如一日終不允其請初迁八座侍從侍從胥慶于朝而逢掖之上相賀于兩學二十年革貢籍考年試門生徧天下所稱薦及舉自代者至同時六七人爲輔弼大臣持從橐居頭要者前後不可勝數年始彌仕制詞已無為元老舊德而公謙恭愈高洵洵似不能言既與外服聞譽益隆雖西人欲其留而東人欲其歸天子方倚老成佐理中興則蓋公清淨之化行復窮之朝廷矣其故推公之用心與蜀民之所以愛公之意出於至誠不能自己者書以為記而併及于此又以慰蜀父老異時之去恩云紹興二年三月十日迪功郎鈞

南康州節度推官楊某記

耦耕堂記

曲肱先生

從兄季和爲隱居於饒州安仁縣雲蓋山下其落成也其適在
永嘉季和以書來云吾向欲爲堂而以耕名之萬晉弟爲記
吾弟以謂堂未基規模風物未狀不可記今豈則成矣吾固未
嘗爲陶也腰鎌而得瓦未嘗斲削也捐僕而得柱高不踰尋虛
而韻深吾甚安之吾親與吾妻焉子皆安之吾隱矣與此疎矣
將植梓千章立竹萬箇撫柯而休班荆而坐衣也吾妻苟以當
機食也吾方可以當犁水吾汲溪之清新吾拾樹之遺生計足
矣大凡井甃幽遙茂林邃塢致力少時而償心晚歲吾向者從
舉子較一日工拙欲以求官甚癡而極愚惜乎功名之心遲吾
十年然見大顧鬼亡羊補牢未云暮也兄貧堂無長物獨欲吾
弟數語着堂中堂不空矣某審季和見命之意則爲書以報曰
從昔以來山林之勢與朝廷相權有道之士居山林則山林益
尊而朝廷畏之唐虞之際君臣懼然恐野之有遺賢商說與孽
不出則操築執耒耜出則宰相處之矣周武王時首陽山有二

士王其愧之後世爲分謗而解紛者幾人荀子罵齊儒生烹醢
壯士晚而結黃之徒出而與之宋商龐德公與妻躬耕諸葛孔
明何如人獨拜之床下豈勢屈而智不作名實既定之矣昔五
夫子在齊宋魚膾衛之郊意小不稱則脫然去之如傳舍至於楚
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皆下車式之遺弟子問焉而殷勤
或得其一言則反復其所以然之故何夫子分庭抗禮於國君
而不能忘情於數子其出處之意可以見矣兄今自處於沮溺
之間悟世而順情逆名而得實者也世人由布衣爲官至爵執
珪梯外墮進舉幸而至者百一不幸而不羨焉者皆是也有道之
士進不偶用不利一日退邱山林遂與朝廷相權其得意重輕
爲何如吾兄操持趣向無愧古人拘窮棄而未售其隱也可以
求其志矣雖然不能無責焉舜耕歷山農人逐辟仲尼曰耕非
舜事以救敗也錦溪之上僂嵒之西其人惶而心禮固而少文
皆称而安侯流居有暇答顏色詞之間能取其人而歸之於君

子則不無補於風教予以是作書報季和因繙而文之以為記
建炎己酉春正月戊子弟記

景濬卿學易堂記

續雲先生

景濬卿以經術教授東州由其弟子爲學皆知本根有依據一日以書抵巴郡馮時行曰余晚學易蓋嗜思而得之其洪範皇極之旨乎至極建而五福應否則六極也易之六爻惟二五得吉常多餘爻凶悔吝應之中不中之效較然於畫中余自以爲得也渙然忘憂結廬武信與易起卧其中榜其堂曰學易子其爲我識斯堂余之得誠得也贊之其未至也發之吾之心將予之言是微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濬卿以中求易是矣然非中之難用中者之難尚也中無定軀目天地之大至於圭撮毫髮之間微中督寓焉求中於尺寸中矣易之於尋丈則尺寸之中已畔於尋丈求中於尋丈矣易之於一畝之間則尋丈之中已畔於一畝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惟

學至於權然後可以用中物之不齊而中皆適焉故禹嘗讀詩書禮春秋聖人之經書易聖人之權書也約天地變化之至權以權平人者也衡一定而權之變化無窮衡有權然後權任重輕而得其平道有權然後道適變化而得其中故曰其爲道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曲要惟變所適聖人辨此以用中於民而易之道有以被生靈宰萬物亘古今而不匱故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中見於爻象用中者隱於爻象之表睿試與睿卿遺象卷言一日二日以其身出與丑故靡一不當別是非毀譽紛然而起當是時所以處甚當者非真易也邪以是求易則二王中之位非中也中在我而已亦猶五爲皇極之位建極者非五也得是以揆爻象之變則爻象不離於微旨事爲輒貫於精義矣睿卿曰不然願復之審其然也請書之學易堂之南榮以爲記

史氏友賢堂記

編脩趙公

父師嚴而重子弟之友匪于親人樂之驟父師問而後言猶
恐詐誤出門得友趙紳相悅非徒難而此易情勢然也故主不
可無友紳朋友之道二鮑肆蘭室醴甘水淡氣類各有合二不
慎焉銜觴廢矣未入小人之歸見者去如避棄孔子曰無友不
如已者又論三文三榮損益之戒特申之曰榮多賢友此垂世
之深旨也紹興壬戌夏五月余歸其漢嘉羅自之馬氏頗愛大
嶺之下松竹陰翳清泉飛瀆因杖策幽討訪合江友生史平孺
之居平孺延入南室其子肩諱箕壽拱而立吾三人岸巾揮塵
莫逆於心顧瞻壁間圖畫則皆唐宋軒冕遺像余季龍言以手加
額曰推此諸人徒令坐不定平孺曰山間寡偶高列之真炷
香固之俾兒曹想像而師法也余曰何師之多願師宣父而友
諸人之賢乎昔萬章問友孟子舉三不拔廓而示之且以一鄉
一國天下之善士爲不足迺復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羨
多其可不可以極尚友之道嗟乎耳聞目識鄉人足友矣貧而

至一國又貪而至天下猶云此生人耳九原可作必參稽詩書
諭與是非而去取之彼古人也猶有所去取其賢而避不賢
故也今欲謀則友元陰欲斷則友如晦欲識者友鄭公欲任重
友梁公李杜韓柳明並日月欲友其賢要不當至其所至之域然
後有所去取可也皇宋御極輔佐皆巖龍亮一時風采照映夷
夏誠指所指屬韓歐范董則容色溫潤若太山喬嶽徘徊其下
使人思慮无邪最後一癯仙重眉峻目紫毫而長鬚粹然甚谷
汪然其量腹中貯蓄古今治亂平生備嘗吟詠難寂默不語如
古鑑而塵昏也蓋良哉炳靈蜀生斯人自斯人出相如子雲指
而兄事之此何人哉歌白墓頤之秋月明風細心契神交共此
一水烏韋老僊真存乎其土乎其興化爲友乎其尚可尚為友
乎友當以是爲賢平孺再拜同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
卓爾吾不其所從矣明年八月旦追其言書以寄之碑刻諸石

皇帝哀矜庶獄屢下手詔以戒郡邑詣獄吏丁寧測臣利歟仁
哉四方臣吏仰承睿眷訓弗自暇逸於庶獄尤盡心焉茲於東州
素號繁劇季初至之日累羣幾數百人牢卒充牣大辟空半予
甚憂之太守韓公恪精吏治仰體上意獄必以情予奉教令大
克觀省事故怠惟其勤弗敢私惟其法弗敢易惟其察至于再
至于三齋南獄勿行吏姦盡洗迨歲終獄用笞空越今年五六月
九月又告空焉父老驚曰前此未之有也解之西隅舊有小堂
爲兩造之所百潔不完者修除之塔宇欽櫻若完固之爐桶晉
殿者丹膜之前柏佳木取其陰也棗盆爲迦注以清泉取其潔
也時以白泉取其不染以汚也堂既成無一可計名曰無訟照其
實也客有過而問之曰夫無訟者聖至之事子無乃不知量乎予
曰不然比年天府獄空史不絕書未聞郡邑以獄空之聞者予以
唐儒箇幸如此皆聖化所覃而一郡盛事也藉令繢今或有至狴
犴者乎不使有弟雖有訟猶無訟爾是名也豈爲過乎若乃洗垢

索藏本罪律外迎令上官之風指以濟其喜怒之私又非予所知也客惟唯而退予遂錄諸辟政和三年十月日鄱陽余某記

田公真邪堂記

西山先生

予買田西山下才三十畝有李五百本皆離列相向意昔之有思致如種桃種杏之高人逸士首尾之因築堂其間適花時取酒飲客誦昌黎先生領張徹投盧仝詠李之平章以思熙邪名之昌黎於花豔特喜李數有妙語賞之曰一生思慮無由邪則非騷人輩玩好草木者所知獨眉山先生著田無邪銘得其善矣必光采猶麗足以發之可貴也此子名堂之意故有爲伊川一家之學者雖文授真訣詩有異法亦斥爲思之病故其君子多木而少工世頗以爲惑予安得從二先生辨之年月日伊川邵博生男父記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按諸史牒韋嗣立嘗長斯邑故

江逍遙堂記

巽菴先生

續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人也第二人蓋莫
知孰可或曰嗣立父恩謙兄承慶仕皆整鳳閣善邑人深德
嗣立故并思謙承慶法其形兒因集其門風而號以三相它族
不當間此或曰圖象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登三數不
知嗣立爲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母謙承慶無預
焉余謂恩謙承慶雖無預并存一竈過於厚若論斯邑要當以
嗣立爲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
改廣都曰雙流故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者猶不可記而
嗣立獨擅能名入殿臺閣以平章事檢校沂魏兩州不嫌遠外
先十八人請行取益流落而还察使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
長果在此不在乎彼當時最課詒非苟相諛說必有當民心可傳
經者借哉余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
雖居廟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贈通公
復故封復者嗣立之族人在寧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兼負

雖然察嗣立曾覆本趣以不以紛華盛麗爲說者頑尹能蚤自
終於匪人與楊宗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審
處污穢姑記此強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雖
流既五百歲而余實來邑之頽敗殘缺固非當時以余又遲頓
迂闊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
之最課若山林則余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乘取之
乃即堂之南更啟芻戶采嗣立故封而命以遺署簿領空隙徜
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爲斯邑故事云

眉州起文堂記

寶山先生

書於其牘粲然以爲華是以謂之文者蓋觀古聖賢之有作於
斯壯煥乎其有文章者哉禹之謨臯陶之謨益稷之篇伊尹以
吉太甲傳說以告高宗者君子顧不獨以文爲焉而巫咸甘盤
鬻天奉顚之徒又興一言以傳諸其人豈其不足於文歟戰國
之時始以著書爲貴士各大肆於文高者爲虛無下者爲縱橫

則凶于其國害于其徒而天下後世祖其說蓋巧矣爲虛無者
不謂虛無而曰黃帝五師也爲縱橫者不謂縱橫而亦曰暴亂
君師也於是又有行不顧言色厲而內荏者焉蓋不可以文論古
聖賢人夫以文論古聖賢人其猶論燭泣塗山有娥有孽妾嫁
任姒以色則未善姐已褒姒亦在可論也博曰有德者必有言
吾之尚德則其於言也兼之矣鄭晁某來守通義始登洛邵博
爲刺史時所作起文堂者堂上有刻銘謂故翰林學士蘇公轼
寶其郡人能起三代之文故云予不知觀蘇公之文止於其榮
然書於其牘者耶誠如是則國朝斯文之盛豈一蘇公而已乎
盍不考諸古聖賢人以論蘇公則歐陽文忠公之所成就者五十
十策之言不若王荊公感發於前而陳扶風切磋於後粹然始
有得於五十策之外而遂及乎三代然不果施於用乃去中國
以屬幽曠而航海澗其文之所發徒以爲絢奇宏偉翫於耳目
則其文爲可恨也今之人之喜以文論蘇公者大雅之士斯傷

焉因爲推廣所刻銘之意使聞之者有感而三代之文其果可復起也

萬壑堂記

觀堂先生

仕於都國由賓佐而而達守藏吏率有守守而去之必徵徵而不從罰且隨之才者以故自強趁職不才者亦或強勉以求免其至甚不肖乃始漫漶恣睢忍餽於刑書故人以爲吏道之難如此也官惟卒子世指以爲虛器彼亦虛器其自是不間督責之命令告遞之師以及之也士之卒凶循而就弛放率以是自爲幸焉此其責十倍乎前而不憂而爲幸嗚呼其亦不思也已今人於世一有所貧俄而償焉其責良已不幸不即償厚積而暴歛之所喪必多故以爲受責於人易受責於天寔難人號可免也天不可号人或久而遂寬之也天不遠近必取而後已望之不審而來居是蒞官以來飲食必祝之曰邦之士誰欵勿怠用副上之仁吾士也且脫我於責茲既不獲輒又自怨爲說曰奮

我其猶載之它曰於是夙夜所未至確庵注灌幸不漫死一
卒移於此用補吾今日之過尚不知可不可也居既西其槩
東鑿山三丈投土於屋築平之堂冠乎其上列二房以便出處
日徜徉甚思其中堂之陞衆山面之時倦置晝倚楹望焉有
有萬壑千嵒之想快乎如馬得驥龍禽被牧鼓翅而飛去也吾
於是不獨求補吾過又有取乎樂矣夫遇而不謝又重之以不
不揚歎驚彼其豢之疾耶望之不敢譙列其語堂上正冠
時讀之以自警焉

堅白堂記

方舟先生

君子必擇其所宜居如適然居之猶擇也猶則宜不宜有不暇
擇而准其所適焉大凡人之奉其四體莫不唯有安佚便利與
夫鮮華甘美之擇以爲宜目羣口之尚一有不擇則爲非所宜
而有不適焉者則命之曰陋陋者不擇之病也故昔之君子出
則顧爲九夷之居其處也雖顏巷之愚不必爲憂者凡以矯出

之弃所陋而取所且者故能適適則不陋矣石以博士皮非遠
蜀不三月天子神聖哀憐其罪異以成郡學官至是士友音語
以喜而嗟蓋喜其至而嗟以非所宜也既到官即舍櫟宇被數盞
之晨皆支撑摧剥以爲居者方冬春交雪霰風雨之曾屋之東
隅無他草木唯梅竹二物如相視而嘻而因語以悲者方念所
以流轉棄墳以不即死得爲此患者乃天也因思所以自適者
試酌酒梅竹間長言之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縕於是二物者相與笑之曰吾之二物所以得全於歲晚者
實者以不知其名之害也今子以是與我而名焉我一而物衆
而我與物始爲仇敵矣以一堅而受衆脆則堅者破以二白而
受衆汚則白者縕不於是復舉酒以酌二物且聊以自適而為
求名者之戒年月日記

寄芝堂記

于先生

松閣僧徒卷之鄭公子禮自湖南轉道副使就拜本路提點刑

獄提刑置司衡州門衡州子禮落南寓家所在於是有之
內寢一本九莖芝色備具子禮築新堂未有名也客或考之之
號名之曰壽芝生五芝生五穀得以和藥皆致神仙壽千歲子
禮今年七十有二康定而好德甚奉使典州皆有績惠請留二
者壽則芝之生豈徒然哉子與子禮廣西湖南同官又有連也
既壽其弟又爲之記乾道丁亥十一月望歷陽張孝祥記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一

記

堂宇記士

晦齋記

蒲恭敏公

嘉祐六年某既爲迂堂明年於署之西偏董糞壤除惡木雜荆棘闢園以植樹疏池以養蓮傍池之滑又爲齋以自居明牕淨扉澄澈虛爽波光日輝影射檐角嘉花美草半墮地碧左右景物皆有可愛予終日來此盤桓徜徉灑然自得不知身之窮蹙困挫而其心油油以樂夫貧賤而自晦也夫自昔處窮養晦非特一人方其沉湮下流蟠縮未振之際藏照匿光畜德隱耀不競撓不屑志不凌獵於聲名無它也自處者有所恃也伊尹晦於耕不知者以爲莘野之鄙夫也傳說晦於築不知者以爲商巖之窮人也太公晦於釣不知者以爲蟠溪之賤叟也爲伊尹者不以鄙夫動其心然後起而爲湯之阿衡爲傳說者不以窮

人耻其身然後起而爲高宗相爲太公者不以賤更悼其跡然後起而爲文王師是豈屑屑於其心哉屠狗賈販坐肆賣卜是皆人之所薄者昔人有蒙垢被辱安而爲之無憾焉何謂也入不之知我無自鬻也是所謂自勗者有所恃也故愚以晦其智狂以晦其聖亨於斯人之徒學夫晦以求安處夫晦以求明所以自養而有待其發矣噫志在天民予非晦其心造懷本朝予非晦其用身晦而心愈明迹晦而用愈光此予之所以終日無閑也以名斯齋孰曰不可邪嘉祐七年二月七日南隆清某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穎濱先生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入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龜僊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厥徒

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
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
而不茂泉甘而石峻沒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
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至其所有鑿巖壘室而奉之不期
年而荒榛叢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
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大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
寓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鍾來不失
特如渤海廟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
日落葉根榮如多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
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始不終
不辟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責
其訥此衆入意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遺老齋記

穎濱先生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頴川思歸而不能諾予憂之
日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
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關其四楹加明窓曲檻
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穎濱遺老丘盍以遺老
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
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諭
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求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幸
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仁太后臨朝權爲
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
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
六七雖号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
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

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之處遺老齋可也

盡心齊記

陳學士述古

夫人之所以配兩儀而神万物者以智耳雖三才之不以擴而充之一也天地積形氣而覆載無疆聖人積四方能以心術盡於是其智與天地參乎何謂盡心之盡者明矣爲智曰始吾之生昭然而有爲者是智也智則心矣仁義禮智皆其才也形口鼻耳目其居宅由戶也欲動乎內情也物鑽乎外僞也智之不充情與僞交來而無窮則四端不能勝五官不能治而牿土之此衆人之公患也聖人則不然充乎四端治乎五官清明流通旁燭萬物情也僞也無所感乎其心其次則不能無惑於心也擇焉賢人也何謂心擇曰生於其心吾之所欲爲之者是性也善也二而公者也吾從而推之生於其心

凡吾之不欲爲之者是情與僞也惡也曲而私者也而拒之推其所欲爲而拒其所不欲爲之者則仁義禮智四者之性養而無害而中和之氣充矣其積於內也誠其接於外也公然後可以言教事而盡人物之理其靜也有以見天下之變其動也有以敵天下之神其進退睽合也有以極天下之變上以事乎天下以治乎人而其心和平此之謂盡心之術張子曰之爲莫若獄也治齋室宇廁事之西偏丐文於子曰有詩書于是有刑獄于是吾得以盡心焉因欲揭而名之然禮之言盡心與孟子之盡心有二說焉若性命則固所學也刑亦其職也二者烏乎宜子告之曰君子務大不遺小能盡其性則天下之能事畢於是獄乎何有璣莫從事之賢者既愛而爲之言又作詩之

浩然齋記

谿堂先生

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孟子不善學聖人者也學孟子之道而不知養氣之說不善學孟子者也士大夫平居閒葉其容貌清

然以正若不可屈以非義聽其論議高妙超然遠出乎重垢之外觀其趣操淡然不以名利爲懷視天下之事無足動其心者一旦臨利害而驚事權貴而僂處富貴而驕不卑而貧且賤焉則惟率失志悲歌自憐若天壤之間無所容其軀是何者不善養氣故也蓋善養氣然後不動心不動心然後見道明見道明然後坐見孟子於牆食見孟子於糞立則見其參於前者無非孟子也大梁趙彥脩生乎帝胄而好學如布衣年未三十而落筆如老成人語其志豈易量哉爲安仁酒官名齋曰浩然以書走臨川求余文爲記余雖未嘗即其人考其行事於觀其名齋之意則知善學孟子者也韓愈氏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彥脩可謂知其本矣余安得而不書某年某月日記

丁齋記

陳了翁

了翁者名浦翁之居室也地廣一畝有半袤二十有五尺四壁之外亦編民也唯艮方門通出入之巷紐藤爲樞竹爲瓦風

作則棟搖而瓦去兩至則漏溢而水來合浦翁罪太當死聖王
察其敬恭不忍誅殛故得待盡此室謂室曰齋名齋曰了齋如
朱祀之齋謂心省罪不敢憐也了者終盡之意了以享上其事
既終屏迹聽命則其了屈而向右者陰也於方爲西於時爲
秋榮者至此而衰焉動者至此而靜焉既衰且靜則趣乎自然矣
此合浦翁之所謂了也或問翁曰知了之士必了其心事終超
息是眞了耶翁曰道本無名謂之爲了則既有名矣了本無形
見其屈伸則既有形矣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合浦翁待盡
此室享上之了屈以聽命過此以往未可謂也或者又曰天地
覆載父母生育國恩深重兼此二者翁之享上有時而一朝
浦翁起立聳體仰面而大息曰遠乎哉問也太古無始天地
終了有古今乎了有終盡乎昔者以言爲事事左而右右而
之語兆而未終右上之心晦而未白白其所非黑可守平
有止雖能勿之既以一疏告神考在天之靈又著草書

二卷著白十有九年聖政之美心語兩端淚血俱尽然後收視
還聽焚筆棄筆硯損食却藥任疾忘生惴惴而聽命焉合浦翁之
事猶有未了耶或者吁而言曰如翁之言是將以形盡而爲了
耳列禦寇曰世以生人爲行人則必以死人爲歸入矣行而不
知歸失家者也夫死生者形之起滅行歸者物之往來於起滅
往來之頃而求所歸焉此禦寇繫空之說吾所不取而子翁以
是爲了耶合浦翁默然而不答崇寧三年三月初五日記

靜勝齋記

浮休居士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爲恭居于堂之東隅南背
通道北臨水共有一車焉之往來而井之交易晨蹄夜轡起歌笑
言相繼而作于外而聞於其中如是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處
也非惟所處之爲然坐職示弱之夫法令繁多民犯者衆遂深
重輕之際有所未明若豪釐割削平民於有罪生死見之於
目係體形之於心俛而沫思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當也非惟

所職之爲然也憂亦有之吾君善相游嵒廊之下廟堂之上攬
天下之萬務紛必有不勝之理若則禮樂刑政安危治亂繫之
于一身將帥之士揔師旅之眾奉征伐之事壁壘疆場兩軍相持
必有譖訴之謀間諺之士以往來疑惑於其間則子方人之性
命寫之于一人居斯二者之際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全也故
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處及其所憂有二室而及天下故
目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齋有喬木脩竹又榮夏會
汎酒連筭禽魚每梗之戲可以悅目經史山積圖畫左右庭琴
詠歌逍遙永日可以樂心居雖不寬裕如也然所謂靜者其在
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
不在乎地不在乎人而在乎心也

尚友齋記

西塘先生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復友以成者信哉是言
蓋其詩以爲鳥之嚶矣鴉而求友聲昔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

始不然則人之出處皆頭富常不由良友之助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之熙熙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間四方遠則求之詩書舊古稽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並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以其類至於友天下之善士以爲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爲高友之說昔堯館甥子貳室與舜迭爲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日友之云乎夫惟不知万乘之爲尊而不知犀帶之爲賤大無四方遠近方此惟其人之爲尔然後爲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溫陵陳羣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得其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稱者如郡縣之子弟有錢而不修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以最无所于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惠養讀書之勤手不輟

卷其舍旁數步有別館軒宇明潔前有迎樹之觀中堂設圓牀
環榻以與朋友共食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心就焉所
食散寒暑裘褐油膏紙筆之費皆出產遠之力卒以爲常而
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
哉吾遠賢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君遠之好友如是固嘗自一國
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古人之詩書稽行誼而
將作止則其所到又可達量平故是齋舊以義名而來求予記
易之以尚友云年月日福清鄭攸記

求仁齋記

龜山先生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
謂予曰吾子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雜草蘚石闢地
爲礪舎有詩詞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享將聚
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顧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書其義
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乎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東莊之衝負

城西南諸峯首星盤廣略亘十餘里皆巒然得之几席之上而
俯仰之間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塈之表此真學者之所
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
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卅範俗者皆
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談戇論不聞箴規切磋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
踰禮而不悔雖茹村與糲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
之編爲章句之儒鈞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
所有皆陳鬻剽剥其所得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寔六七此與
塵天販婦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之一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
嘗悼之又輞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善黨之士
糴不溺于隨例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頽俗全吾子
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
者來仁而臣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忠矣銜幣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所以求仁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興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仁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方將必有得矣

靈齋記

淮海先生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鷺之集州守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輩景仰慕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歸

有聞於時士大夫善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是則以爲恨焉杭州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指湖山竹林之勝其俗之巧羞質樸而尚羨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甚多布於境內者殆千有余區其登覽宴休之地至不可勝數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高於天下斥其筆翰以爲辭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玩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徧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則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耳矣昔李約得蘭子雲飛白大書蘭序持歸東洛遂號所賓亭爲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問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蘭酒之也蓋能作雪齋從太史游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而名之曰愚齋而屬其爲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誠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古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爲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爲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爲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爲晁錯之愚則无戾楚之變以爲柳子厚之愚則无叔文之事其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聚書萬卷手不釋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緒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配此真

有意於所謂盛德者。傳曰：曠蕪之人，亦頽之徒。公何獨無謂焉？
以是爲記。

周易殖齋記

龍谿先生

余少時喜多墾上與知田者詰其始過焉苗之芃芃者若孺子之起而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者若成人之原乎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稼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立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日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自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金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介口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陽雨之過也能腐之。陽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澑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苗畜之深淺於見乎？有稂莠之傷賴賊也哉！吾識記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掠伐入吾室也。故吾嘗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

其嘵平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禾飢火旱之
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自新之道焉閔子
騫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闇使座於其居之旁而求
名於予蓋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一